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七 八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

宋 七十七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宫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帝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帝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里雅布兵渡河徽宗東

宰執議請帝出狩襄鄧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問綱意中豈無一二禦侮之材可以陳薦者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請行乃漫以時中邦彦為對綱寧不知二人之庸懦無能尚欲與其盡職益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之死地以覯其僨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參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之識矣

時中忽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

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帝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

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敵將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徽宗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遣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

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杭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金幣數適千萬竭天下且不足微獨李綱見及金將亦寧不之知則需索之多特舉以相難意固不專在金幣也欽宗是時自度力尚能抗則當從李綱言緩其議盟以待援兵四集為背城之戰成敗亦未可知若竟不能則狥大義以死社稷不猶愈于强顔稱姪乎割地請盟苟延旦夕而仍無解於青城之逼五國之遷貽笑於天下後世何其怯也

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

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以為然約期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不克夜半中使傳旨諭綱令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靖康國步瀕危李綱計取之說亦不過僥倖萬一种姚雖世為名將而當大勢已失即并力和衷尚恐不能有濟乃平仲不以國事為重嫉娼自私慮功名獨歸种氏浮言以促師期輕脫而僨軍事遂使城下援兵消歸烏有汴城

之終於殘破平仲實不得辭其罪矣然李綱素持堅壁老師之見何以一鬨士犯速戰遽爾改圖豈天厭宋德固非人力所能挽回耶

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懼誅亡去金使來辛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宋人納叛召釁初不知講備禦之策繼不能堅死守之謀大事已失欽宗復甘心屈辱舉國請盟更自安於無用乃兵至則罷主戰之臣以謝之兵退則罷主和之臣以挑之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此必亡之勢耳

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綱入見命復為尚

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還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

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

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寛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遂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每得詰

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置措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皇帝傳位之初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

欲屛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

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帝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今使為大帥恐悮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帝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鄴
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綱言冠
擴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書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帝憂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
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趣行數四
因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臣
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
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

臣之義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三鎮之不可棄李綱所見極當雖僉壬持議不協而其說自不可磨及既命為宣撫則投艱遺鉅正人臣致力之秋綱縱不知兵而前此經理圍城業著成效自當戮力中原以捍禦都邑苟或不濟死生以之此正理也乃當邦家屯險之時成命既降而移疾致仕之章凡十餘上瀕行復有自度不能即當求去之請與前此慷慨任事若出兩人不能不致惜於瑕瑜之掩至臺諫乞留綱朝廷既紐重內錮見而勸之起者亦惟慮怒且不測止為私謀而不恤國是尤卑卑不足道矣

帝為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宗祖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彊敵內侵中

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仍名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帝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顔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來帝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於內殿綱見帝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

之意乞退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

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廵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伏節死議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

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

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昌邦僭逆始末如此昔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

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帝乃詔黄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吕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

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乃詔邦昌謫潭州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己故當其遣使奉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寬赦特因李綱執持大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藉以慰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

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乃謂綱曰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逺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幣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

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起事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路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

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間

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皆喜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置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用欲因此試之帝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

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嘉納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遂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

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五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

所呼召使令按牌以及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
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
屬凡軍政中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
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
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
用又進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
兵費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沙
漠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

修外攘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使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

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又奏臣竊言車駕廵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為詔

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

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恱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决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

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帝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蕪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僕射蕪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㫖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

彦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傳亮奉命經制不知勵衆遄征徒爾逍遥曠日己不得謂之盡心王事不過畏懼金兵不敢輕進託言持重耳如此怯懦之人奚堪復膺重寄李綱特以己所薦用曲為迴護盛色力爭則不免因私廢公矣且後此永興淪陷亮首先奪門出降綱暗於知人其能無媿於心乎

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

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彦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

至是齊愈論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愈引伏遂誅之東市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邦昌僭偽之議因齊愈書名而定其罪固無可寬然以視王時雍吳开莫儔范瓊之甘心從逆者情稍有間前此貶竄逆黨齊愈既已漏網即欲追論其事亦當與時雍輩一律處分乃李綱惡其妄言時政遽爾重翻舊案寘之極刑實不免為私意所累且巨憝尚止投荒附從反行肆市輕重失倫他日張浚劾奏遂摭為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尚書右丞許

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盗

賊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游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儻出其不意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

踵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使敵人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俟彼適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苟或退避則無以為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

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不大決勝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

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

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

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顧詔守臣治城池修宫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廵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

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
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
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内
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
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悦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
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
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
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

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而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大槩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

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𣪍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陜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

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耶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

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
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
計動輙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
困中國而終莫之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俟吾之政事修倉廪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彊

敵近而偽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惟陛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

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而以道事君者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茍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

士風夫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

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至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事盡於

前則天理應於後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迎還兩宫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威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

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疏奏帝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内殿朝廷方鋭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

之上車駕進發辛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

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

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説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

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宫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宫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

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以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

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

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疏奏雖與衆論不合帝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今臣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

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帝為震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七